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宋廬陵　文天祥文山父　著

明武林後學鍾　越異度父　評閱

兄　鍾天均小天父　鍾天墀九瞻父　參閱

弟鍾　超上士父　較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恠且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其承乏之此邪、其於教

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陟皐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其初被命來守嘗啓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以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

進者進進不已之辭故曰德有等級德即是充實此忠信爾

曰脩曰立正守而爲居處

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辭之脩即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

誠即是忠信居業就是進德直捷了當

更鎔渾斬捷儒宗盡刮

朱子曰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若一一要實際工夫目有大故觀辭可以觀德

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擲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

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只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眞實也豈以資人之口體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汩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脚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

今世因襲語錄假道學者讀之愧心否

說箇脩辭立其誠辭之爲用大矣故先生諄諄于辭上指撥人

脩字原○在○裏○面○做○工○夫○所○以○說○个○立○其○誠

指出存誠工夫進立脩居只是一箇不息便了

身體力行四字少不得

學者斷須去欲速之心方可進德

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予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予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及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

此段論誠終是爲初學人說法然下學即足上達無兩層

服之無斁。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飭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柔剛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係易彖大意。

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

有變焉咎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筭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脩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脩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

此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之定之方中一篇諷當時脩繕事今亡其辭云道體堂謹書

行實

先君子華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寶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歿於京次年九月九日封於鄉之佛原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是邪不肖孤上累先君子久於旅飲膳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惡子至此釁戾丘淵身百莫贖柴骨戀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黽勉圖大事猶瀝血苦塊以字

有變焉咎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筭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脩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脩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

此先生兼崇瑛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之定之方中一篇諷當時脩繕事今亡其辭云道體堂謹書

行實

先君子華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寶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歿於京次年九月九日封於鄉之佛原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是邪不肖孤上累先君子久於旅飲膳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惡子至此釁戾丘淵身百莫贖柴骨戀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黽勉圖大事猶瀝血苦塊以字

先生祖代積德故獨鍾絕代偉人

先德嗚呼尚忍言之先君子嘗考次譜系文氏繇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然居永和鎮高祖正中繇永和徙富川曾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妣劉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劉氏世有吉德鄉以君子長者稱一是方寸留耕於子子孫孫先君子嘗言滯學守固化學來新以一韋字志韋佩人皆稱華齋性愛竹依竹闢一室傍竹居或稱竹居不肖孤聞之諸父先君子幼穎慧器質端重進止如有尺寸書經目輒曉大義越時舉全文不一遺見鄉曲前輩必肅容請益暨長天才逸發志聞道嗜書如飴終日忘飲餐夜擎燈密室至丙丁或達旦黎明挾冊簷立認蠅字不敢抗聲愕寐者人雖苦之甘焉蓄書山如經史子集皆手自標序無一紊朱黃勘點纖屑促密靡不到至天文地理醫卜等書游鶩殆徧手錄積帙以百揮汗呵凍弗斁鈎引貫穿舉大包小各有條間質難疑剖析響應其事出其書其卷且指數以對爲文發持滿無不的中機軸必已出命意時娓娓談他事若莽於尋繹一援筆雲行水流無凝滯中年文氣益老拾汗漫歸諸約不峭峭刺目有溫醇渾厚之風焉閒居侃侃春意溢出顏面蚤事祖盡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臥典扶持華髮鍾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燠寒一出愧意不視顏

三更○爲丙更四更爲○丁更

秦周間文氣如此眞文之發乎性也

色爲肅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藹如和風鄉黨稱孝於宗族厚待季父削藩町悲忻同情季父歿不幸子病廢經紀其家撫幼姪等已子疏從遺孤振翼之俾蒙于成闢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公義田記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放此行之親婣孤貧者哀矜勞苦撫字無遺力喪不克理辦之棺至已所服用捐以斂雖在疏末次序情文各惟其稱與人交好大體不爲細家迫速戶外屨日滿絕甘分少無疏密皆被和氣交誼天至聞貧困患難赴急如不及恍意感人有臨終握手欷歔流涕託之以孤者歲大比凡與大夫待博士選者皆有約首誼綿數科間不能與自捐貲籍其名曁充賦就奉爲助約所不及以意告傾已有爲行資至貸以應誼聲錚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窶人亦曲加體接無一失聲氣去里有蹈非彝悉忠愛援誼開陳聞者感動見後進片善獎予不容口孜孜誘掖如子弟給飣數畝畊者多不輸寧令負已不忍直於有司蒔園漁池相傚無一償亦不較間嗤不武則曰彼貧日殆吾奈何擔之有竊負其貲去既而困還不惟不加責恤其人終身將作室縈木齊垣時癘死多露骼惻然曰吾可無居人不可無歛

無衆寡無敢慢

天地爲量父母斯人直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氣象

吾人當黜
玩身體力
行之

匠棺惠貧者歲賑饑隨所有不給至市粟以應顛連無告過目輒怵惕隨力爲謀一日讀書至晏子敝車羸馬事愀然曰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願也惜嗟再三家居門蔭茂木暇日相羊芳陰間雅嗜茶煎瀹多手出時邀朋遊文字語移日樂極浩歌縱奕視世間融融沄沄漠不介胸次性凱樂惟恐咈人事經然諾雖不利於已不悔一言話傾盡肺腑無留藏應酬一切任眞事不可直濟或道以詭御寧事不濟不爲恥已勝語及不平辭和氣舒無忤色有以欺心至知其私不發且無

至德飲人

章於人欺者多愧悔感泣人皆嘆爲有德君子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誄者曰我公之德言矩行規世智黃間我心坦夷市利血刃我範驅馳生平所爲事皆可質鬼神而無疑嗚呼是得其槩矣始天祥兄弟幼且長先君子不疾其不令昭蘇蒙滯納之義方日授書痛策砯夜呼近燈誦日課誦竟旁摘曲詰使不早恬以習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顏色雖盛寒暑不縱檢束天祥兄弟慄慄擎槳水無敢色于偷自此名師端友招聘仍年至弥光疇給費久之室罄力弗逮迺率天祥兄弟藏脩于竹居陳所裒籤軸俾抉精剔華鈎索遐奥董綱要竟日夕弗倦雖貧浩然自怡有未見書輒質衣以市得書注意鑽砯

又以授天祥俾轉教諸弟。絲是程督益峻。書警語徧窻壁。如三尺在目。見爲文章。撥厭正氣。輒不懌。必維以法度。天祥兄弟奉嚴訓。蚤暮侍膝下。唯諾怡愉。不翅師友。或書聲吾伊。或斂襟各靜坐。潛諷或掩卷相與戚嗟。人情世道。此時氣象。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下之樂。莫加焉。歲乙卯。天祥璧俱叨與計偕。時仲弟霆孫年十有六。未試墨于窻。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以疾先撤棘。一月卒。先君子及是孥涕竚貽悒悒痛悼。天祥璧將進禮部。欲董于征。顧先君子哭子方新。天祥璧復去左右。恐益重哀。出可寬襟抱。且旦夕定省得不缺。不敢辭。以臘月望行次。年天祥璧俱僥倖奏名。夏五戊戌。廷對踰挾。先君子病暑。投涼劑。立甦。方徙一靜室。規便攝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以不肖冒首唱。歸拜寓館。移時之期集所。越一日。聞疾復侵。告于朝。不俟命。亟去侍藥。省劄下。玉音給假三日。時先君子雖病。神色不改。視脉者聚伺變。候僉曰無虞。戊午向申。忽病革。進藥。卻弗服。曰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天祥璧震怖號慟。請命于天。祈促齡。壽親。筭不獲。命椎心禱呼。冀殞滅。以代。又不獲。命入夜寂然而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厥明。畿曹聞于朝。朝命官吏來治喪事。六月庚申。朔天。

讀之潸然淚下沾襟

祥璧奉柩出國門泉歸鄉士庶人無不失聲痛嗟路祭巷哭以返于先廬時七月癸丑也嗚呼先君子一至此邪不肖孤二十有一載弟方冠且髫承顏菽水歲月幾何天乎不使終養而蹙之于中身邪憐焉遂旅聯親舍越在二千里外天乎不使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歛邪往時征衣拜堂上舉觴飲餞親賓祖道外期嚮何許天乎遂以是爲永訣邪天祥璧奉貢剡時先君子已哀仲弟不見孰謂方階祿釜先君子纔見而禍遄作天乎天祥璧何以竊第爲邪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孝奉起居無狀有疾病而闇不知不能積忱衷臆倉卒無以動天聽罪生不贖背血被面摧決肝胸顛頓躑躅裁以必死顧屬纊一語忍痛受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祗訓於前人以忝盛德迺相宅兆筮曰吉排土濡涕墳以竣役將奉體魄安焉嗚呼渺音容隔幽陰終天而止矣先君子妃曾氏今男三人天祥璧璋女三人懿孫淑孫順孫遺墨有寶藏三十卷隨意錄二十卷痛惟先君子利澤不施于人名聲不昭于時匪石遺德恐久遂沈泯天祥不揆不孝衰錄事實沈痛刺骨荒忽惝怳世有大手筆能表章幽潛光昭于無窮稽首百拜以請

一字一淚
一語一血

語語是哭
令人腸斷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東巖先生洪公蓋陽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公以孤忠遺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講切上下公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落落不合去時論稱爲二洪文毅公既歿泉南文獻之望盡屬公識者謂文毅公未爲者將有爲也而公又不及大用以死天之生才倏忽代謝安得不深慨於此叙次行事諗諸方來門人之責奚以辭公諱天驥字逸仲自號東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戌公以生生有異質沈靜專一自少講求微言通念曉析乃已故於經史諸子百家之辭無不貫串文章自成一家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聲振一時學子踵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坦明夷粹專以宿於道爲教逮事王太母一夕疾甚殆公不解帶不交睫至剔股肉雜湯藥進公一念之切通於神明然終身不以語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初筮邵武軍建寧縣尉發擿姦伏當官無所回撓時有劫寇王若曾肅聚千餘人騷動兩路諸所委捕多畏沮公奮不顧身提兵擣其巢一舉空之僞造成風爲楮幣蠹公密設方畧動中肯綮李若聶凡三大黨與無不各就縛雜獮之石壁胡公頴秋崖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於朝十二年循從政郎調連州推官未上寶祐改元旨差監惠民

剔股肉進

南局四年、較藝南宮、公考鏡詳密、精力不間、晝夕所賞、拔士多根柢理致、當時號明有司、公雖浸近周行、然無所附麗、恂恂侃侃、望之山立、徐公清叟、吳公燧、馬公光祖、顏公頤仲、俱剡上其能將用矣、會有言者、徒步西歸、泊如也、六年、淮閫擇士自從、首辟致公爲屬、景定二年、通班授宣教郎、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才爲第一義、脩復大成殿明倫堂、主敬、美身、賓賢、登俊、有齋、皆捐俸入爲之、斂不及民、其爲政一裁於義、俗譁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囚牙訟師、去則吾民安矣、邑以大治、洪公勳、趙公汝暨、雷公宜中、及倉憲交以邑最上、咸淳元年、轉奉議郎、二年、差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四年、吳公革、馮公夢得、趙公順孫、劉公黻、皆以吏才爲薦、差監都進奏院、轉朝奉郎、馮公時爲刑侍、及戶侍劉公應龍、交委以書、擬本部文字、公皆樂爲、知已盡於時、上即位逾年、初政新美、公輪當陛對、宿齋豫戒、冀積忱意、悟上心、取虞廷君臣時幾之說、寓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强弱之幾、及朱文公天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其辭諄複懇切、深刺腧髓、玉音嘆美、又言泉有屯戍左翼一軍乏典之害、米舟搜糴生變之虞、而

入臣中要求積忱悟上者絕少吾祖忠惠公每出一疏章一陛對必靜夜焚香跪俟旨下

每見當事者平價嚴糴屢致騰貴孰知寬糴米通之經濟乎

為官作如是想者幾人

敝官只知無不為八字便是好官要知忠字便了得此二語

朝廷籍沒翁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穀萬斛以紓戍卒兩月廩食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住持令本州覈實區處併撥為軍餉之助餉足則糴寬糴寬則米通民永無貴糴患矣朝論翁然以為論事有陽巖風除大理寺簿五年轉朝散郎知潮州公之在潮也視民事如家視敝政如已疾捐金以裕學廩傾困以果饑氓梁川以利病涉知無不為為無不盡潮與漳汀接壤鹽寇羣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應變設奇降者相屬又欲於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掎角為援郡為創樽節庫以贍之具有條畫悉以言於朝

大經濟

閱其規畫制度果如此言

留心民事如此

并下之漳汀放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達如宿將持重而規畫綿絡不以鄰為壑也又潮有護田舊堤多嚙於水貤俸與民築石為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賦頌其旁曰此我公東巖生佛所為也去之日垂髫戴白者擁車下不忍去公雅意林壑至是則曰吾可優游樂吾眞矣九年得旨主管華州雲臺觀公時益暢於詩數與姻族觴詠

從容而學徒有志於考德問業者多授以外聲利及終身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愛南安之間風氣明秀取所謂小陂山者曰樂哉斯丘我死則葬焉預飭美槨治壽藏澹然塵外蟬蛻之

逝於死生

意。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即乞以本官生前致仕、八日、忽索水自浴。衣冠休於正寢。翛然而逝。嗚呼、若公者可謂啓手足而不亂其風流篤厚眞足以追配文毅公於九原而無怍者矣。其於公之門實丙辰省屋諸生、戊辰之春、待罪中朝、諗日拜公床下矣、未及而去國、然於公之踐脩出處之槩。蓋心識之。共惟穆陵豐芑菁莪之澤。涵育天下。天下士蝟然勃興。溫陵邈在海隅。人物相望。陽巖之氣節。煥發乎其前。東巖之抱負。翼承乎其後。使二公誠得盡展拓。又未知孰後孰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曾祖遇妣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道、贈宣教郎、妣陳贈安人、元妃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三年卒、子男應午、應申、應壽、俱業進士、女四、適胡登龍、丘公賜、王毓奇、一尚幼、應午力學克肖、收拾公遺稿若干卷、曰東巖集、藏於家、將以是年十月巳未奉治命以葬、趙安人附殯、應午千里貽書、俾其狀行、姑序其本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墓誌銘

知韶州劉容齋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於家、年八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爲斂、附於身

先生每以守先待學爲慮故爲文皆根至性而出

者稱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言欷歔慷慨重懼前輩言行久遠沈泯無以訓來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狀來請銘某雖不敏其何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强世爲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爲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年入太學後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郎調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濂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班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爲謠先生奉母夫人在官間日與其弟自提板輿相羊爲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議郎承議郎董丞相當國入爲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進會子紙若干丁丞相以趣辦爲才風有司頓增十萬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爲泰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某月差知部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次稱疾不果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再任自江上平凡權奸用事所擯斥朝廷獎拔殆盡時論惜乎不得濟斯時以先生爲屈未幾詔還磨勘月日駸駸向用而先生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邪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其餘

交人清宦

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於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尤工爲文章。雖遊戲之筆。鮮不奇古。江湖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往往忘去。世人以聲利爲門戶。先生惡之。如惡惡臭。登第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徒。間步行井陌中。不以爲苦。甘心屢空。以至死而不悔。噫此眞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妃徐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蚤世。女三人。長天。次適太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洵武。女一人。許適龍氏。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干卷。客齋雜著若干卷。家庭謾錄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銘曰。

銘語簡古。指盡行實

文彪彪。德恂恂。貴如單門。死如齊民。約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天錫。號義陽逸叟。天祥外王父也。天祥不肖。

賴公教誨、由記事以來、周旋三十年、於公無所不知、蓋至於其處死生之變、然後知他日觀公者未盡、而公誠有大過人者焉、嗚呼異哉、公性穎悟、志不樂凡近、讀書百家、雖涉獵靡不通達、所自得往往於佛老氏、其見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動不輕口、不御肉、月常十四五對人敷闡玄寂、四座輒悚然傾聽、最後遇異人與語、幾欲棄人間事、求長生之術、年踰六十、始聞正學、恍然自失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講探幽眇、頓改吾意、既臥疾服藥外、無所問、戒左右勿以巫祝從事、間祈禳厭勝、揜公不知、公覺輒撫床怒呼、病且久、骨立如束、聲吐精爽不變、冀猶足支歲月、一日召天祥至、公乃鈎稽卜筮、指諸掌曰、今日老夫當訣、故令爾來、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爲人、吾形憊久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燥、神且游散、居常謂不識死、死則如是、又曰、始吾崇信異說、今且死、目中無怪見、顧二子令必不爲佛事、周身一切、雖絲縷亦公所處分、殯宮哭位與凡喪葬祭具、有成說、天祥弟璧、任京府尹、椽公口授數十言、令爲書遺之、强起字紙尾句、讀筆畫、曾不顛錯、集諸孫、各付謹飭語、令羅拜床下、辭去、衆泣漸揚、公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麾止之、索酒飲之、三連三言曰、達人見道之語

迎公就養不忘本

吾眞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陰陽魂魄升降飛揚氣之適至雖夢寐莫適爲主公幽明隔呼吸而從容若此世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據公去來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祭然莫此深切嗚呼異哉嗚呼異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姻以厚與人交久要不忘倜儻尚義不事生產作業惻隱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剛正好面折人不藏怒宿怨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有孫早授家政天祥既奉偏慈迎公就養居數年甚適閒出徐步幅巾野服人羨其優游公亦論文賦詩圍棋命酒自謂天壤間陶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二月九日始復正寢歿之日壬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氏世家盱江徙吉之泰和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知和考昌權妣張氏先公十九年卒子二棐渠女四適錢光延康師顏子天秩其仲天祥母也孫男六端孺淳孺文孺俊孺良孺明孺女一適郭泳曾孫甫申以次年九月丙午葬吉水縣永昌鄉藥陂之原成公志也初公先世重卜葬葬師譸張爲幻封鬣無定居公憮然曰吾詎忍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瑾載資越竟旁參博扣逾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曾而下一奠不再徙公對葬師言嘗斷斷不可不售不傳故秘莫得聞

焉公命未華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世記歲月非爾其誰屬臨終申其詞再三天祥泣不敢當重念靖節作孟長史傳東坡書程公逸事往蹟漫滅猶勤追述矧公面命惡得辭顧方繫官於朝不獲哭拜墳祖營視丘窆南望欷歔輒紀家世行實而表其死生大事爲誌并爲銘銘曰

二氏爲達誰知是蔽二氏爲大誰知是小

維二氏之蔽於死生兮小其用於一身一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於性神公日昃之離兮羌出駁而入純微臨絕之琅琅兮公幾混於常人朝聞而夕死兮何憾乎幽冥藥陂之鬱鬱兮遺躅之所經存而以爲志兮歿將以爲寧既固既安以利嗣人兮萬古萬古如斯銘

羅融齋墓誌銘

盧陵有隱君曰融齋羅公嗚呼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詣公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愉如也予聞公燕居之槩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床坐不隋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爲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自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雖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臥聞公攬衣謦欬就學惟恐後

雖哉王德所化是公齊家事業

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由是吾里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公生而穎發五歲即篤志强記容止如成人既長嗜書忘寢食爲文不事鉥巧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度蚤有意塲屋四詣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爲强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而孤經紀門戶即不爲細家迫速先世積逋券如疊一日悉畀炎火曰是先人所親厚其一切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者或給之田或予之金終其身恩意浹至外內無間言四方履滿戶外

篤信好學不知老之將至

讀至此若飲醇醪不覺心醉

余父質文公守先忠惠遺訓力行爲善每青黃不接會鄉里貧乏鰥孤寡獨者給以粥米死無自殮者給以棺立義塚收遺屍有橫逆者至容且忘之自奉極菲闔家勿餐殺生兄弟六人亦能自守立心

設榻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願而去歲青黃不接會其閭里輟時直幾半隆寒給散有差環公之境無以饑告鄉鄰有難畢力排解幾微不見顏面不摘抉人過有負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久之自愧悔有愧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與人語傾盡肺腑已諾必誠不以利害爲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庖廚勿殺幾登諸俎者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解放之其仁厚如此自奉不逮中人衣服十有餘年不改亦不煩澣濯其儉素如此里之稱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相戒勿爲公所知嗚呼眞可謂有德人矣公之中身諸子各拔

行事與羅公同獨我輩未能復一第以顯親實有愧於融齋後嗣也

養盛者福孫德厚者流遠

頴而起其一兩名薦書登開慶元年第調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敕簿君曰汝爲廉吏即不辱吾子簿素脩謹聞訓益厲有名聲於時生母蕭氏以上壽錫封孺人

咨孫競秀長幼五葉人世樂事畢十世一門天之扶持信順不爽矣予按春秋名卿賢大夫視其君諸侯容貌詞氣吉凶悔吝先定如蓍龜以公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福德莫盛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徐節孝因安定頭容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爲之依歸因其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公諱士友字熹善一字晉卿融齋所自號景定元年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仕咸淳二年二月十四日終於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編十卷諸家詩體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居廬陵之新安曾祖暉祖時英考莘老妣孫氏趙氏妃蕭氏封孺人子男五人濬煜植畊屋畊簿君也再調贛州濂溪書院山長女一人汝順適今文林郎新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周壽申先公卒孫男十人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卜以四年某月某日歸於順化鄉三陂周家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予予視公丈人行也公之子於予同充賦於予弟璧同年進士予之任江西臬事也以公子上之公車通家孰先焉矧公行誼

著於鄉則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銘曰不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竇禹鈞行其庭不見其人雖老成人尚有典刑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廼咸淳九年盧陵融齋居士羅氏生母滿百歲融齋之夫人時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百歲母如婦禮子孫孫子環侍起居爲男女三十有奇予鄉稱慶門必曰新安羅氏其年二月朔予從里中士奉觴載酒拜百歲母堂上母答拜諸孫皆拜飲母母釂酢賓諸孫各執爵從既成禮夫人視予年家子不聽去爲之留三日爲詩以歌其事好事者或爲圖以傳國家承平休養生息用康於人眉壽無有害傳曰豐水有芑數世之仁也夏予將指於湘未數月聞夫人訃欷歔失聲問百歲母安乎曰安母於今蓋百踰一矣夫人將葬其孤以是母命來請銘予後母生六十三年得載筆承命銘夫人自昔能言所未有廼叙次其凡繫之辭夫人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祖曾父異鄉貢進士妣廖氏繼張氏徐氏歸承務郎致仕士友是爲融齋居士先七年卒子男五濬先五年卒煜植畊脩職郎前監行在奉口酒庫屋女一適儒林郎侍班周壽申先二十九年卒孫男九寀寓宦實寓宜紹顯

恭逢其盛一段佳事足紀

百歲

平、女十一、長適張棟、曾孫男七、舉孫頴孫元孫滿孫怡孫眞孫復孫、女二、夫人以庚申明禋恩封孺人、卒之年七月十日、次年十二月某日、封於所居里柘逕之原、銘曰、

昔唐夫人之爲崔母兮。逮事長孫皇姑兮。姑年高齒落以枯兮。升堂乳之劬劬兮。姑曰婦恩之不可孤兮。願世世子孫之不渝兮。夫人五世崔如兮。母年踰百崔所無兮。胡不與壽爲徒兮。爲此母撫兮。爲夫人吁兮。

鄒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典國而下、曰富川。鄒氏族焉。鄒故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斯土、有祖者、富而禮、瀘溪王公平園、周公誠齋、楊公長齋、謝公皆與之游、川流在門。能不愛重貲、疊石爲屋、以脫往來於戶。周公記之、一時稱爲長者。其歿也、文敏洪公銘其墓。鄒氏福祿方來而未艾。長者之所種植也。祖生將仕郎、時飛、嘗伏闕上裕民十策。時飛生奔（音氣）奔生澹、是爲月近君、月近云者。君以名亭、而鄉人因之以爲號也。君蚤孤、母張氏勤儉自樹、立紹定辛卯該東朝恩、以壽封安人。君於其時奉親愉愉、無子弟之失。張氏歿、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勝、衣人不見其聲色、而充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戚之無所歸者、朋友之遠役而

不能行者君意性所到皆能隨事爲義若夫脩浮梁甃
通逵歲發廩以倡賑荒守望有警則裒丁以耀於衆皆
義之凡也俯仰三十年矣君於其間無鄉曲之過君性
最緩或以佩弦進曰吾豈不知出此吾所見吽呼號呶
自取僨敗者衆吾誠緩不失事蓋老而益審焉然君終
身無惡名變容動色之警不及乎其門優游和平永保
終吉嗚呼眞可謂長者孫矣君字次清登仕郎生嘉定
元年六月丁酉殁咸淳元年九月己未配吳氏迪功郎
江州司戶叅軍懋之女子三文孫振孫俱登仕郎癸孫
幼卜以四年正月葬於順化鄉新安社之原其孤前期
以奉議郎劉君惠祖狀來乞銘劉君戚也聞而知之予
君鄰也見而知之敢無以銘銘曰　長者之澤子孫賴
之去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曷不壽之善人有後
天將與之

竟似三百篇中語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予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弗拜適寇
起興國之東廬陵犬牙相錯所在騷動余所居鄉一閭
千室大家以去爲望鄒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鄉人柵
東門山爲備山下阻衣帶水君恐倉卒涉者爲魚梁架浮
梁以濟明年春寇一日薄食行三百里薄太和之王山

距余鄉半舍而近鄉人扶携老稚走險、微一不善脫、君經紀山寨、當是時、一鄉之命懸於君、訖寇去、君保護無有害、時余避節弗獲命、會樞密督以捕逐文移旁午、余以鄉部嫌將重以請、慨然曰、奈何以我辭受、坐視龍蛇爲赤子困乎、於是即日受印、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署長君與焉、未幾寇平、余罷歸里於溪之上游、斬荆莽、燔榛、得奇觀焉、君欣然從予、山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歸、率以爲常、余每集賓從、君輒在其間、聞余語中理解、未嘗不解頤、間從余言人生何爲碌碌棄家事、從公游可乎、余謝非余所知、君曰吾意決矣、乃盡以伏臘屬其子、而頹然以休、訪予南北厓、某水某丘、若將終身焉、癸酉夏四月、余行湘、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君以疾死、余聞之、欷歔不自禁、湘之歸也、未及門、望見其子來、哽不能言、嗚呼、余豈私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見有不善、面折不少回、而不藏怒、不宿怨、曠如也、君雖赤手起家、而好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其比鄰二百戶、能捐殖以自損、道太和甃十里、道廬陵甃六十里、衣寒者、食饑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葬其土、度其能爲輒不少、忝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植門、爲益國周文忠公所知、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余嘗謂君慈而樂舍、大率

其賦性有如不佞

過七十里受其怙冒

浮屠家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災捍患。以有德於鄉閭。大夫士或愧之。君名鳳仲翔其字。世爲富川人。曾祖大明、祖人傑、考世興、妣梁氏、娶蕭氏、梁氏皆先卒。子男一人曰成、女三人適郭鏐、王容、劉鋒。孫男二人、夢龍、復生。君得年六十有四、以甲戌十一月某日葬於其鄉沙洲平之原。治命也。君之先人嘗卜地於東門山之下、曰吾父葬於是。泝山而上、爲龍頭、得一丘焉、曰吾藏骨焉、吾後其興乎。君晚而優游、有子治生、有孫業於學、咸以爲驗。銘曰、

東門之原。君之父兮。東門之麓。君之母兮。東門之巔。君所構兮。瞻彼東門。相爾後兮。

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

畸音止

余讀漢陸賈傳、甚羨余鄰翁樂庵劉氏。賈擇田地家好畸、出槖中千金、析其五男。安居過之。數擊鮮。十日而更。以壽終。余嘗謂人生晚福優游、宜莫如賈。當是時、韓彭俎醢。酈侯周勃猶不免械繫。求爲賈一日得乎。翁生四子、皆有才智。四十年即棄家政、就養諸子、以次第循環。五日一更。其設饌務爲相高。惟恐不得其歡心。翁饑來得食、渴來得飲、早眠晏起、一切不顧人間事。惟時時接方外士、講鉛汞之術。間取松栢、惟意咀啖。翁年過七十而顏色如童。攝生有助焉。或謂陸生作新語、爲漢達官、

樂境

可謂有子能盡一日養何必羨三公

非翁匹余曰不然賈艱難羸項間從馬上公爲客一再使越崎嶇萬里翁生於世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天年有樂於其身無憂於其心設賈復生校翁失得未必以彼易此翁又有數事異甚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滅明屏息戶內翁開樓大呼願見鬼車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過其祠持牛炙如常人莫不危恐翁休休如也嘗有所營造忌某星直某方翁曰犯者殆乎請身當之某星迄不驗爲子納婦或云婦不利於長翁不爲奪自是諸婚嫁曆家說格不用中年臥疾家人私召女巫謀爲厭勝翁廉知之强起逐之出門未屬纊翁默自念作其像贊若辭而遠遊者顧左右曰吾死勿事緇黃吾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曰入乎曰然反面而逝

鬼車鳴

剛直者鬼長德厚者神欽

江南之俗尚鬼其人畏死而信巫翁能自不惑非出耳傳曰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邦美字才卿樂庵其自號也始祖邽長沙人爲吉州刺史家西昌九洲後徙廬陵富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玉妣曾氏娶陳氏先三十七年卒繼祁氏其子孫實蕃濟生機洪生桂榥植模深生朴柳鄉貢進士浩生樞楫榥復生癸孫女二適於夢牛曹雷應孫女五適鄒曹許曹羅一幼翁八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移其事父母事兄長終身歲時上丘塚拜祖

能於此際了了翁眞能得鉛汞之術

禰率諸後生尚有典刑。翁富壽安逸推其一念孝友殆命物所知。諸孫方將以詩書大其門。翁必爲人宗乎。翁生慶元戊午二月庚午。歿咸淳癸酉正月丙辰後二年正月。葬於淳化鄉鳧塘之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下。吾父之上。諗翁有年數矣。深與余游且厚。來請銘銘曰。其生也有涯。其死也有時。爾世其昌。匪余銘其誰。

劉定伯墓誌銘

余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余辟山水南北。星落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遷造至則善爲言。譚名理。逢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嘲詠賞嘯興。出物外。常使人諷念不可忘。嗜奕最入幽。耽兔起鶻落。目不停瞬。解剝摧擊其勢。如風雨不可禦。勝敗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冠袒裼。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竟臥坐上。君豪縱沛然。以爲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之將至焉。爾予前在宣州。君以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從君烟霞之表。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蓋年五十三矣。迺孟夏二日。過予極論當世事。抑揚不少挫。詰旦。報曰。君痰疾逝矣。予駭亟視之。不復可

忤奸歸山自是不可人意

曠達絕似晉人

定伯蓋託之豪曠以寄志時事不可爲借酒沃磈磊

非酒狂比

非夫人之爲動而誰爲

爲哭失聲狂三日不能止非予爲然凡與君交者譚君輒揮涕里之人不問倪旄嘆傷如出一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粗了伏臘不爲求贏有錢輒不惜雞黍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於我乎赴平生於人無諾責鄉人有爲芥蔕君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無以爲望和氣薰浹蒸然善鄰一歲半爲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投轄惟恐亟去雖兒童僕厮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不爲拘拘孑孑至道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爲孝子按喪禮門內不入緇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瓜分而三無贏縮薄厚予曰敢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與仁與遜鄉曲相傳爲盛門非好德疇至是君始祖邽長沙人爲吉州長史家於西昌之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煥子玉邦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淑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咸淳癸酉十一月壬辰封於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名澄定伯字也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稿君詩不爲深苦而清拔雄健如其爲人有子能力學不墜義方君死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爲之銘銘曰

詳和飲人豈狂豪所能至乃知公是假托

破崖岸削邊幅眞是可人

詩人合一慰哉可死

其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摧命之臧

凶匪繫其材生也達死也何怛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東廬王先生母垂葬命其門人文某銘噫某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廼景定三禩進士策御前某以覆校待罪殿廬一日初考官第一卷擬上乙覽某稍細復之傳觀同官驚許得人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某以才難白詳定官請所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乃吾東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名第取先天下歸拜母堂上斷機調熊庶幾夙昔乃累先生以不釋乎此某其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雖然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使先生失身爲親憂雖高科如之何先生雖不得高科爲臣忠爲子孝身在焉親固榮也諗先生曰然銘無所辭銘曰

高科易忠孝難

母姓仇氏世居廬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二年歸於贈迪功郎致政君諱化權遠事姑兩世左右無違祭葬以禮相夫子貞調娛中和靡失節度子始就學篝燈夜分督厲吟諷及負笈從師端以上手自紉綴連寒暑彌不倦以子入太學甲寅明禋封孺人從子赴永州吉曹祿養壽康稱其命服咸淳七年三月十九日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子三長大琮先孺人一年卒次國望從政郎前袁州軍事推官女四一夭二適李穆之

三適蕭應祥。四適劉起巖。二與四先卒。孫六男。長困。餘未名。五女。長適劉煥。次許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厝於域西黃腹山之原。是爲銘。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卿孫爲監察御史。旌縣最也。於是某不佞。適叨一節。按部湖右。親見衡山之父老子弟。歌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間。皆曰徐公字我民六年。我父母之。其敢忘。及聞聖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皆手額。距踊爲朝。端賀爲天下賀。某退以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邑之人。去而不忘如此哉。木則有本。水則有源。若靈芝之俄現。醴泉滃出。居然瑞世。其鍾和孕秀。豈伊一夕之積。盍相與論其世可乎。客曰。徐氏居清江。於廬陵東西家。御史君之考曰溪莊公。溪莊公厚德人也。余聞而心識之。亡何。麟仲自京以書走湘。抵某曰。卿孫不夭。生而二十有五年。而先妣即世。又五年。先人棄其孤。露濡霜降。於今二十有五年。祿養弗可及。已欲報之德。罔極奈何。今不肖孤。藉先人之教。有位於朝。乃去秋九月。天子有事於明堂。推錫類恩。我先考妣。實該初贈。惟先世之志行事治。未有以詔子孫。傳無窮。敢稽顙下拜。以請。某發書愴然。念所見聞

不謬。因不果辭。乃撫御史君所撰行述而書之。徐氏祖伯翳宗偃王。偃王子孫散處徐楊二州間。江右之徐。以南州高士重其後。泝豫章而上。今家清江縣崇學鄉之檀溪。溪莊公諱森。字壽叔。曾祖諱徹。祖諱源。皆隱而能詩。考諱大經。桂山謝公題其所居曰溪雲小隱。里人因稱爲溪雲先生。溪雲性嚴介。家人嗃嗃。然好客。車轍滿門。溪莊天分寬平。春和玉溫。撰杖屨。侍琴瑟。書冊左右。色養無違。族居千指。融融怡怡。無一間言。少游鄉校。文聲籍甚。嘉定丙子。待試成均。繼以詞賦爲郡諸生第一。士論翕然。中年幹蠱用譽。晚謝場屋。益雅淡謙謹。疏戚一致。未嘗言人過失。其尊尊親親賢賢老老幼幼。無不得其歡。故鄉里遠近。一以吉德厚善歸之。而徐爲德門矣。淳祐壬子得末疾。越五年。歿。實寶祐丙辰十二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妃熊氏。豐城著姓。既歸。奉尊章相夫子。主饋治家。延師教子。賓嘉喪祭。常黽勉有亡間。必如禮乃止。有昔人剪髻斷機風。子男二。穉孫先七年卒。女二。適黃一鶚。鄭一夔。孫男三。厖震必茂震亦早卒。女二。曾孫男二。以開慶巳未十二月奉二柩合葬於所居之西園。嗚呼。家之將興。非必其先世有奇節異事。足以聳動流俗。耳目也。風流篤厚之意。多孝友睦婣之味。長

名言淑世

君子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謂有是父有是子或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者非偶然也徐氏之澤始基於溪雲浸大於溪莊今御史君玉立山峙川增日起由邑最結主知歲中三遷遂陟臺端爲國綱紀駸駸且大任少頃暇之瀧岡之阡何患不表顧墓上之刻不鄙以余屬余其敢不銘諸以昭徐氏德盛流光之懿以對揚天子之休命銘曰

江西徐宗宗處士介臨洪間蓋其徙檀溪源委深且長溪雲爲父溪莊子溪莊恂恂允誠篤溫兮如玉天鍾美融爲瑞芝溢爲醴積慶綿綿開御史朝爲卓魯暮汲魏公朝旌擢清風起西阡雖舊命則新我銘宇上材可梓立身揚顯殊未已本枝龜趺此其始

蕭明允墓誌銘

君初名堅字子固後改應新字明允廬陵珠川人廬陵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拔起其間自幼岐嶷長益嶄絕種績文學頷頷與縫掖爭鳴三赴天子學鋭不少衰氣岸孤聳與人棘棘不阿號其讀書室曰介林嘗謂吾幸守先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肯堂構樓其前曰逼雲復出其旁相我攸宇通之爲園花竹橫從朋賓嘯歌條然有物表之趣會予釣遊荒閑位置水石君時一造沛然若自得予以是知君所自負翹如也咸淳二年十二

月九日以疾終年四十六曾祖炳大祖國老父景伯妣李氏繼母曾氏妃劉氏男曰宋翁女曰淑慧淑慈淑懿皆幼卜以四年正月八日歸於淳化鄉玉田雙園之原前期其弟至與其孤造門以銘請銘曰　嗟予介林兮子子而無成大輿之壯兮羌中道而折衡意衣冠之雖葬兮不能葬其英英瞻雲山之莽蒼兮尚骯髒之如生

觀察支使蕭從事墓誌

德安府觀察支使蕭君安中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副使兼知吉州諱逢辰第二子撫使公發聞顯庸克開厥家於是爲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鄉里鄉黨待公而舉火者百數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君於是年四十有五矣持抱孤姪臨喪如不勝至經紀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是續罔有越厥度哭撫使公者繼于門哭已則私相語曰我公未遽亡乎迄服除如其初邦人士莫不嘉君之志而嗟嘆感發以爲撫使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號介軒儼然端重人也喜讀書爲文辭倜儻有才氣在膝下幹蠱服勤左右無違及論世事有奮然自樹立事功之意咸淳十二年領江西漕舉寶祐二年以恩授登仕郎後三年銓試第一授脩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兼鄉郡奏充書寫機宜文字明年

一淡語寫出哀痛

此意居官者少不得

改注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取舉江西漕咸淳改元循從事郎。授支使自呂武公以下。舉闕陞三員親民四員。六年十月以疾卒於正寢。乃卜葬於永豐百蛟之原。朝奉郎文天祥以其子元永哭請銘。爲之銘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嗚呼蕭君克蹈聖言。雖不得祿與不得年。見於先人無忝爾生。有子有孫。以莫不承。

祭文

祭歐陽巽齋先生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致祭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棺前。嗚呼。先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於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爲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眞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饑。而寧使我無卓錐。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槃水之靜。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

天事業大功名皆從此處做出

氷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殀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其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愛其如子弟其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於茲先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其雖拂意逆志莫不爲之解頤世有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於門適相值而不違其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葬也隻雞斗飯竊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哉尚饗

相知以忘

祭都承胡石壁文

嗚呼世婉孌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爲正也人巵蠟以自矜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蜮以誑人於冥冥公揭日

似贊似賦
似領筆勁
矯氣滂勃

月而撑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鐵可摧孰爲公直石壁之蘊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爲公筆四海一雲我卷我舒大川獨航予紼予纚萬微未燭吾著吾龜更幾千百載之祝融而復爲此奇嗟乎余乎登門何晚哭野何遽操几杖兮焉從持佩玦兮何所紛雲委兮川流化經綸兮爲土羌蘭艾兮荃茨蹇離騷兮宿莽苟余情乎得當質九京兮千古余有言兮孰聞寄浪浪兮雕俎

祭郭正言閻

惟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處膩如氷知德者寡鳳音冥冥朝光作之烏臺峩峩霜氣薄之公遷諫坡歲月幾何白首丹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眞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神畀東返返於五羊由江吾師菊老未亡不愧二賢公可千古爲酌廉泉一滴如雨

祭道州徐守宗斗 溫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霆流行兮宇宙之名天下之晉兮一州之贏三年而一日兮侯度是程及召驛之垂駕兮胡疾之嬰沒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憂國之誠其交誼兮雲仍王事兮弟兄樂莫樂兮知心悲莫悲兮余哭之煢煢下神與兮臨蒸桂棹兮積雪斲氷操弧矢兮上征絕虎虺兮縱橫噫至人兮無死歆余奠兮如生

祭鄒主簿寧縣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服我以義以我爲兄我胡不弟折節讀書收科入仕子簿臨武語子初筮時予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戶舉觴祝子自予汰歸子告還里雍容進趨循循唯唯士別三日刮目相視人十已千其進未止子之復往得於吏師慕謀邑事勉焉孜孜予替已久子歸何遲輿疾在寢忽不自持子方壯年何質之衰脊於鬼神淫於禱祠死不相聞歛不與知殯不及夕棄禮如遺哀哀德元而至於斯弱稚惸惸青燈一婺吾甚憐子亦復何爲子尚有後念無已而吾欲匍匐哭子墓垂適有王事載驅載馳明發不寐永懷吾私寄情一奠臨文涕洟

哀悼真率文之質朴如是

真至如而談

祭秘書彭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蟬蛻衆濁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絅裳覽德斯下吾道彌章頃者刑臣再玷天綱善類相顧驚疑徬徨君首丐去其氣昂昂聞者爲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表愈偉於歐有光我年視君匪鴈其行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志也同方用折輩行腹心腎腸我之出

孤忠首諫

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翺翔王宮爲師秘書爲郎君雖欲去志不果償由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膏肓旦旦引領已劑其良好音不嗣我心皇皇奈何哲人竟罹於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亡如磋如磨其孰我相凡百君子罔不盡傷況我孔厚如我淚滂我有官守我縶我疆君疾云革莫克造床君柩來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遡風茫茫嗚呼仲至婉其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我意其將庶幾監茲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 名逢辰號平林誌銘曰號介軒

嗚呼江右之望偉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忠異時廊廟謀選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四國交訌吉爲樂邦飄風其衝拜公於家麾節崇崇公起倉卒談笑從容臣有一死惟義之從不敢震鄰不敢震躬事平上印訖不言功優游里居惟以壽終嗚呼尚論公之平生兮撫蒼莽而歔欷命之通塞兮毀譽隨之議論之所從始兮惟棄梓之不可欺方淮漢之落落兮猶曰風馬牛之不相追亦既與我父兄同生死兮寧不我知天有萬分於人兮而或猶有怨咨自公之既歿兮使人方感激而追思曰何爲予室之不漂搖兮予子之不流離思

避天之內莫知其恩
失天之怙方知罔極

平林之感人深我公之捕摹亦盡

而不可作分父老至於涕洟豈非生而有定論分尚或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憎無所麗分忽天定其奚疑嗟乎見危臨事而不苟分所以委質而爲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分固非欲求知於人然自古固非抱屈於一世分

吾自盡吾心便可俟百世質天地

俟百世而方伸亦有百世不可俟分聽諸天地與鬼神公死而有遺思分斯人豈不靈是不爲無所遇於當世分尚何憾乎冥冥議論定於其鄉分而傳之天下後世無不本諸人心禦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分以不忘其德音贈以嘉有功分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分天王聖明吉山之陽公魄所歸素車盈盈白馬纍纍我思古人分斗酒隻雞尚不憚於千里分何百里之辭即公墓分酹酒以致哀作文以諗地下分尚有信於方來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忝荆梟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室靡家中心悵而始告廟朝是縶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違惘惘再疏天高聽卑解我湘組易顏一麾顏實近止神人具宜人豈及是神之相之載欣載奔薄言還歸千里息肩於廟矢辭

代富川酹魁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衆星之環嚮兮儼黃道之開張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枕乎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尺相望一舉手而高摘兮搴萬丈之虹光吐奇氣於六合兮夕閱風而翊扶桑宇宙之毖毖兮其將見於吾水之涯吾山之陽擊雷鼓兮電煌煌酌金罍兮斟天漿

代酹解星文

維庖人之中肯綮兮奏刀騞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故利器排割而彌堅矧斯文之新發硎兮淬磨乎仁義之淵斫月桂兮高五百丈剸蛟斷犀兮奚足言視一朝解十二牛兮直游刃乎吾前於戲神哉使我頭角露崢嶸相我筆下生雲烟靡靈旗兮風翩翩舉天瓢兮酌天泉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宋廬陵　文天祥文山父　著
明武林後學鍾　越異度父評閱
兄鍾天均小天父
鍾天墀雲桓父　參閱
弟鍾　超上士父　較

樂部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粉省望郎來向雙溪領牧。玉堂學士將從五馬歸班。文章太守兩風流新舊使君同意氣。三生結習千里逢迎。

是道之言

切良牧吏
立徼之極

筮吉日以交龜秩初筵而式燕共惟某官一中體段萬卷工夫風來湖面月到天心眼小衡峯勘破是間造化胸吞震澤充開裏許規模靜觀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山房獨樂便須朝步高騫淡月疎星繞建章步凌紫界燕寢清香森畫戟駕熟朱轓東遊方喜於行春西嚮又歌於來暮好是當年孟夫子肯爲今日謝宣城況也江雲鄰哉雩水鳳函飛下又傳岳牧得詞人熊軾馳來重見神仙遊碧落少遲表選即看中環我判府報政趍朝及時受代子孫永好非徒契結金蘭賓主相歡要是味同草木說賣劒買牛故事誦無襦有褲新

游豔琳瑯

謠眞成宮羽相宣正好豆籩有踐地衣繡毯風袖瑤琴海棠開後燕子來時猶自青春未減楊柳舞低桃花歌徹莫令紅影空搖且從容東野雲龍更領會醉翁山水陽坡瓜好此番賸講齊盟西掖花香他日重尋舊約某等四工樂部執藝台堦上奉清歡下陳俚語

玉堂學士催班鷺粉省潛郎趣佩麟來往神仙同碧落後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共喜瓜時及朝路相期柳色新握手論交拚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郎手持金節繡衣直指使面授銀龜二十年

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豆籩初秩英簷增輝某官紫薇垣裏星辰太華峯頭霜雪黃簾綠幕閉朱戶天子門生氷壺玉衡懸清秋神仙人物挿天高雲霄閥拔地起湖海樓湧翠浪流玉虹璽書濕濕相翠濤拍青壁琴轡垂垂依然彈壓舊江山總是快活新條貫綸巾羽扇便追赤壁功名流馬木牛要做中原事業了邯鄲然山勒石歸來文德殿宣麻我提刑同看長安花新聽衡陽鴈芋舍竹籬玉堂金馬到處無心青天白日芝草鳳凰舊時相識自是平生管鮑合成一會蕭曹共讀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瀟湘雨煙寺鍾洞庭月遙看八面玲瓏蓬萊盞金蕉葉海山螺散作九州歡喜某等叨居伶部幸際華筵欲助歡顏敢陳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轡絲曉轉金龜影衣繡春隨錦鵲花雲杏舊陰浮綠淨野萍新韻度朱華明年共侍蓬萊宴回首丹墀日未斜

宴朱衡守致語

粉省郎星來坐朱陵堂上繡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麾節同春豆籩永夕某官寶劒雙峯意氣錦機五色文章北斗丹梯我玉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中人旗蓋東西雲龍上下羅軒冕朝天闕秉刀尺贊仙臺荒政

七州秘閣常平再見勝游三峽吏部刺史重來移太微
垣二十五星照祝融峯九千餘丈朝樹夜濤入詠汀蘭
岸芷生香棄麻深燕雀成須信陰崖轉暖虎豹遠蛟龍
遁從今後戶無塵袴襦歌春脚方新絲綸閣天風又下
我提刑交情四海王事一家石鼓話頭謾對芳洲杜若
玉堂何意要歸茅屋梅花一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地
主細話巴山雨共酌古郫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
和氣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
溝同催宣宴敬陳古語聊贊歡顏

翩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劒芒浮翼
軫岷峨佩影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雲意
氣長且爲綠鄉榜一醉傳呼聯轡覲明光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前知瑞州

碧落使君來坐皇華堂上繡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二
十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招呼風月酹獻豆籩
共惟某官精神綠水天河節操丹崖鐵筆一椿獨老霜
皮溜雨黛色參天雙蕚齊芳紅杏倚雲碧桃和露插天
高雲霄閥拔地起湖海樓心白玉堂肘黃金印劒池丹
井提携翠越風流天柱祝融脫活青雲標格盡道常平
老子移來上界神仙英蕩照空霜飛暑路鋒車度曉煙

傍衮衣我提刑同看長安花共聽衡陽鴈風雲一氣朱
結綬貢彈冠車馬同途翰卜隣邑識面霄漢瞻佳士瀟
湘逢故人共談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度斗牛
跨麟鶴襟期交注樽罍縹鸞鳳拏虎螭勳業同刋彝鼎
其等叨居伶部聊獻工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濕紅綾旗影
舊雲連翠蕩轡華新東西杜若洲連月先後瑞芝堂
上春回首瓊林拚一醉使還總是鳳池人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綵鷁使臣領牧新收銀蒐班行兩度襟
期臺郡百年交好豆籩酹獻金石綢繆其官一襟禹穴
氷霜萬丈剡溪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妙音蓬萊
宮清諧韶鳳入領圜橋冠帶出聽溢浦琶琶捫左角歷
天田記方流疏玉水旌旗日暖下太微垣裏星辰鼓角
雲和種於越亭前花木孺袴方歌夜雨幨帷又轉春風
白馬金盤陀摩娑贛石三百里玉節青絲纜約束江城
十一州金池與玉節相輝繡斧共朱轓出色崆山絕處
移來琴鶴高寒廉水光中洗出劒刀清淨巖開曉日灘
暫晴雷小駐英函歌虹流吟翠浪快持荷橐飛鳳尾來
虎頭我判府勇撤楚車新依冀部白雲舍近移來簾繡

六朝無其骨盛唐遜其雅

興藤先月臺高記得朝花院柳喚起十年膠漆盡歸一
日樽罍麾節同春笙歌永夕海山螺金蕉葉散爲八境
和風禁苑鳳青瑣闈行共九天清露某等叨居伶部敢
獻俚歌

麾節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絲星度銀潢
影五綵春浮玉翠香院柳舊雲懷燕語野苹新雨挹
虹光鳳池對秉他年事佇看天街接佩璫

又宴前人致語

粉省望郎繡衣弭節碧山學士綵袖分符好看翠浪乘
虹重酌廉泉飛雪某官函關老子姑射仙人金鍾氷壺
玉衡精神流麗青天鳳凰芝草表裏光明昔爲天子好
門生今是玉皇香案吏移下半空水鏡清照鄱湖鎔成
萬疊氷花春浮顏石澄江分一道老氣橫九州明弼堂
中快活條貫籌思樓外遠大規模發揮清獻江山張主
濂溪風月人行曉日吏立秋霜使節上青霄有華冠蓋
吏部提英鑒佇入鈞樞我判府金石交情塤篪王事上
堂拜家慶方報行春知府見監司來依先月更醉燈前
花雨共游雪外煙林肯爲二千石徘徊散作十一州歡
喜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
同催春宴某等敢陳吉語上贊台顏

簾影晴絲落舞茵崆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度樓臺月香燕先浮霄漢春一道清風華轡遠雙江綠水綵衣新相逢屢有朝花約又看貂蟬會紫宸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戴符尋隱久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說胸中之全屋姑營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園林臺館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瑯琊兩峯似太行之盤谷建陽九曲類武夷之桃源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夷有清而厲者無雄而峭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一長而況索之於杖屨之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於戶庭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闈綵衣四世出隨園鵠付軒冕於何心歸對林烏覺簞瓢之有味頃闢上游之叢翳偶逢小隱之坡陀江村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恠木奇卉美箭之饒攀飛雪而窺空徑度修蕪而陟穹巘雲奔虎鬬根穴相呀斗折蛇行嶇嶮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西山至袁家渚其遐詭足以騁懷而遊目其涤靚足以養道而棲眞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爲仙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樵童牧豎之相往

來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敞爲拂雲亭澄虛閣先生酒壺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輕軒有時而至乃若波濤洶湧雪月紛披烟雨吐吞虹霞變現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爲堂上百歲之娛啜菽水盡其歡先廬固在得諼草植之背別墅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奧有護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得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問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水增而廣山增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間之瀟洒窻中列岫庭際俯林含北生雲籬東出日或積土室編蓬戶或通竹溜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樓臺之意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何須時苟美苟完爰居爰處謳吟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博平反之笑何必瑤池崑崙閬風玄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天台赤城亦云山水被褐而環堵卻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高臥自謂羲皇之上不知老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爲秘書外監他年全宅亦無華於昌黎先生小住郢斤齊聽巴唱

東　紅日照我茅屋東繞盡湖陰橋上看世間無水不流東

南　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

北與枝南

西　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東流江水西

北　濁酒一杯北窻北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山南或山北

上　莫道青山在屋上青山一疊又青山有錢連屋青山上

下　試看流水在屋下他時戲綵畫堂前福祿來崇更來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舉壽觴和慈顏兒童稚齒昆弟斑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遁藏陰陽調而風雨時神祇安而祖考樂一新門戶永鎮江山

山中廳屋上梁文

舍一畝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圍之流水更啓前榮發揮已定之規模展拓方來之閥閱有相之道廼績於成主人未了書癡頗有山癖先人之敝廬在苟安風雨之餘慈母以輕軒來亦愛園林之近頃斸蒼苔之地昉營諼草之堂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闔廬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聿來胥宇階戺所以行饌价屏著所以肅

賓嘉不日成之以時可矣是用戒艮梓筮吉辰弗蚴蟉於水端架蜿蟺於雲表然後翼之以廡承之以門移石而立庭皐通泉而周戶外清湍峻嶺爲不斷之藩垣野草幽花作自然之丹雘老之將至訖可小休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潁水而非吾土余何爲者乃幸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凡與同工齊聽善頌

東　月光穿竹翠玲瓏坡茅屋柴門在半峯荆風袂欲挹浮丘翁谷

南　水面沙邊綠正涵荆道人爲作小蒲庵坡山上仙風舞檜杉坡

西　雨過橫塘水滿隄豐漁蓑背雨向前溪荆水聲秋碎入簾幃豐

北　澄碧泓渟涵玉色歐夜深山月吐半壁谷誰來共枕溪中石坡

上　亂峯深處開方丈歐風雨戶牖當塞向谷五更曉色來書幌坡

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坡鼓吹却入農桑社坡翠浪舞翻紅穲稏坡

伏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俾艾俾熾俾

恰好成對

昌壽母多祉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君子攸寧自此定居永爲安宅

代曾衢教秀峯上梁文 居香城初任衢教日永新歐陽楚方自其邑買見屋除拆浮江而來

兒郎偉香城拔地爲廬陵之名山大厦連雲新廣文之甲第結廬在人境幽居近物情竊以買宅買鄰元號千百萬之價有廬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崇朝之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誰爲之地乃有此奇一片乾坤澹菴先生之里隔墻鍾鼎文昌兄弟之家況方其何蕃之在齊已有爲戴公而起宅至今日歸之斯受亦有數行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遺水到渠成而甚易釋彼至此換舊添新疑半天之飛來忽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矩曰用舊人丹雘塗塈垣墉特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此則事半而功倍我府博才高一柱胸洞八窻大學館中飛黃騰去大成殿下釋褐歸來安能鬱鬱居乎是以汲汲如也向時茶壘曾寫千萬間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之樣由柯山而徑上遡木天而橫飛何官不爲餘地甚綽青山如許聊且號工部草堂綠野後來以此爲大祝廳事輒陳韻語共舉脩梁

東　穹秀崢嶸華蓋峯卓筆雲霄天下獨曹劉班
馬避詩鋒
南　翡翠英中碧玉簪一抹眉恩生畫色府中氣
象巴潭潭
西　鄰有文昌瑞色齊乃祖紹興光價在重嘘眞
氣磔鯨鯢
北　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歷歷現雙魚彷彿黃
金繫橫玉
上　一朶紅雲只尋丈瓊樓高處不勝寒轇轕乾
坤凌萬象
下　不是求田并問舍要令突兀在眼前俯拾八
荒歸廣厦
伏願上梁之後閬閬增高室家嚮用堂前龜鶴親見金
桃天上麒麟聯輝玉樹大耐官職自立門庭以無媿於
前脩用永傳於佳話

公牘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其干犯師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
爲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
今破我永明殺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捲去縣印屠居

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華移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肯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巢穴之一機爲兩路官民舒洩寃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帥不足望滿望新經帥之來不料意見參差施行矛盾茲得經司牒報補賊以官授賊以職犒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懷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爲民固有稱爲盛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爲赤子姑惟安之勿庸勝之今秦寇招募無徒建置將校橫行兩路嘯聚千羣戕天子之命吏劫公府之鑄印殺人盈野罪如丘山既非脅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不受之科而況初無出首之眞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曰回鄉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眞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笑舉措未

治賊者不可不知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爲赤子姑惟安之

之降廣陵李固之於荊州秦山知此意耳

埋事必見其大是經國手

必不以龔遂渤海之事自詭上感聖聽本路冒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乏隅總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隣閫反以本路爲張皇壞其兄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令直須申審朝省看指揮如何若朝旨主招諭本路只得撤兵後有衝突廣西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爲不然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備申朝省仍乞鈞翰與當揆商訂必須計一例斷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閫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春陵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薄亦爲可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命某非敢違使閫約束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此恃師門相與之眞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遵守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某猥以迂疎承乏湘臬適值寇發昭賀兩路弗寧茲承大使丞相與廣西經略都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爲之督是行賊不足平矣某偶以職事獲忝與聞奉令承教

於兩閫間。自是無虛日。公移失機密私牘近文貌求其脉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環曆爲便司存以紫袋從郵置往來去潭日有半去桂可三日從其中而禀命焉庶幾昔人道二國之言無私之義云耳某謹書於曆首爲序。

十月十三日某荐準牒報大閫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帥叅王環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調兵不過五百人以下去年呂帥方調一千人而皆委之小小將校氣勢單薄不能爲功今南窗調三千人以唐貳軍督之以趙總制統之而使閫與之掎角大作規模賊授首行有日矣事關西戶國家之所嘉賴豈直兩路之所蒙福而已然聞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覩蜂蠆有毒困獸猶鬬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某數月以來職思其憂亦頗采取衆議薄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數之於前乞賜鈞照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兔之窟稱在賀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齊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

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爲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憤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闔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復嶠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薈蔚延袤山徭木客聚旅其間將四面而裹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蹙之則林木疏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遙遙空駐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日張者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闔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趲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其村被害訴於闔闔爲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撤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讐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爲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主人畏賊而不敢與爲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小蒙利是以鄉并閭畧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爲讐者也今兩闔會兵而前若無土人鄉導是猶盲者索途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欲爲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爲恩而不樂爲我軍之役縱强而驅之未必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弊各作一策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志不然必墮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有數此行必須如狄武襄之於儂蠻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謀始則籌之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不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嘗有張大蟲來我便怕之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爲郭察所劾押下邕筦効用今以鈞閫求之以屬王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虜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以告諭爲先告諭之說以爲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協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寨來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攫拏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爲信則可此收捕之第一機也

此武穆破楊么法

一昨來使閫所調不過戍寨二百人又令本司擇將當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桂雖淮將

體統不爲嚴重故鈐束倍覺費力向嘗以紊鈞聽乞賜改差未蒙垂許今幸王環衛此來即當抽回桂文政盡以其兵付王環衛伏乞鈞照

一高節二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環衛總統伏乞鈞照

一聞諸軍敗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衡陽應平寇之說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師參王環衛相會又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附大使司回

萬里承示循環曆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而文貌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三日所批畫如後

一來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語之帥參計議其至明臺必親從節下求商確也

一所諭張虎者使臺既聞其可用必詳審之矣但其人爲言路所劾朝旨押下邕筦自效本司若只求之桂閫恐桂閫亦必以申取朝旨爲辭且桂閫若知其人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其能辦此賊則州來在吳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也更惟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令就節下決所嚮。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使司欲使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熟議然後聽使司處分。

一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合更俟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詳已共帥參討議籌之當以面控也。

萬里糊塗畫鴉不宜載之於櫝輒次第所爲對口占以授贊此筆者膚率必在所恕也。萬里江丞相韓

十月二十二日

一二十一日宇文帥參王環衛至衡是日留議軍事。

至三鼓而別二十二日早軍已行。

一前此奉大閫之命調成寨兵四項共二百人令本司擇將本司遂差杜通判督捕桂路分總統此一時也今則大閫調兵千人輟元僚貴將以行與廣兵大爲犄角此又一時也以事體論之所合抽回桂路分盡以其兵屬王環衛又須令杜通判解督捕職事盡以軍務屬之宇文帥參庶幾事權盡屬大閫司存不過奉行指揮每事無所專輒此則尊

大閫之體也。而宇文丈之來。傳諭鈞意。與其所以自處。一切欲使其與聞。其以職事而言。則盜賊正屬司存。固自無以諉其責。但當如廣西章憲之所以自處者。章憲但爲其憲司之所能爲。若軍事皆是經閫任之。章不與知也。今其自有章憲樣子。豈敢事事干與犯僭越之誅。而宇文丈堅謂長沙去山前迢遞。報應不免遲緩。恐誤事機。必欲凡事從本司予決行。又謂鈞意所望正如此。其舊出門墻。先生待其如子弟。事先生如父師。今不自意以一節趨走閫部之適門戶間有酬應。以子弟自命。則所當爲父師代勞。豈所敢辭者。然事固有輕重大小。難於槩言。今已與宇文丈斷。應山前文字。申到本司。在其可以予決。不犯專輒者。其徑自區處。報山前却申大閫。照會。其有非司存所得擅處者。則取鈞筆旨揮。如此不失門墻奔走之誼。又不失大閫崇重之體。所有面與宇文丈講論數項。今一一乞鈞旨速作施行。

一桂路分已牒報從王環衛調用。乞作批牌鈞判。更劄付桂路分照應。庶一切出於閫命。而後事體歸一。桂文政只是衡州路分。名位尚小。鈞判中或加

一權攝名色在路分向上者以寵之蓋既減其實姑華其名鼓舞之術也

一宇文丈自謂以客軍深入實不知地分賊情若不容本司解杜通判督捕職事以爲杜文任事數月講切諳熟今日正要資其用欲以同督捕處之又道州錢糧倍費支吾山前若有不繼立見利害須得一人通融於其間則杜通判其人也此說亦甚有理欲乞徑作批解令杜通判充同督捕職事兼督發錢糧官却望鈞筆褒拂數句庶其樂於趍事赴功此一大節奏也

一近日道州只供億戍寨二百人錢糧已自斷續可憂今驟添千餘人劵食支遣小郡氣力何以堪之若不念其痛痒先與區處將來必坐困乏關係不細昨得倉漕書亦閔然及此不知還可申明朝廷於苗羅內作一道理否先生寫與都堂必無不從乞鈞照

一山前事體重大臨機喝犒爲費不貲恨司存寡薄不能出氣力問之宇文丈所携似少宇文丈子細應非妄費者望更那融發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用仍是庫中之物宇文丈於此甚以爲憂

而不敢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勝負之微權所係某不敢不備言之取鈞旨

一應山前事宜凡可以助臨事好謀之槩悉從大帥

參環衛亹亹道之不必以瀆鈞聽者皆不布於此

乞鈞照

附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九日報二十二所批教者畫一如後

一勦暴除兇固在兵力之强尤在心力之一前此或

招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之命今既

一於討矣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司當思一一措

置但司存於山前遠而使臺爲近周匝體探量度

應酬惟使司協一是望來示以廣西經憲爲比非

所願聞鄭丙爲廣西憲激勵流人世堅立功贖罪

卒擒劇賊章憲果以是爲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

能率以自效往往南窻不以是勉章憲耳萬里舊

見胡致堂與張紫巖書云永明之寇未平桂郴之

盜方作帥司兵力不支憲司計無從出未嘗不嘆

當時既不强於力又不一於謀致使鼠輩猖獗今

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素孚崇臺可徑予決者

毋以迹嫌本司所合施行者却望賜報庶不致久

以賊貽中朝之憂幸甚

一杜通判桂路分各以處之兼職見之公移矣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要立功督捕同督捕均是要敵愾宇文參議及王環衛之行也萬里嘗以是語之矣

一道州錢糧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官錢內那融應副却與備申朝省出豁又考之前比例係是運司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檢亦已見之公移矣

一宇文總督所携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政恐支遣未敷見議措置樁管俟其申致便與科撥也

一山前事宜凡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行下總督司等是王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本司差官爲礙餘有誨日拱俟垂示

十一月初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火賊只因稽於勦捕致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丫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某前嘗畫稟以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

招諭之術止使其無歸路無去路時方用耳若頓然招諭不惟不來且示之以怯

爲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叅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看申來如何

一秦寇實未易驅除若下得細密工夫千百人亦可取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遠舉無如之何今廣西既失了秦賊看來諸軍逢一賊村便打遇一賊寨便攻此等相挺脅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理此時若憤招安之非策只一槩殺去却又欠斟酌主其事在廣西本路又不得而專大閫以爲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攻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狐兎無盡滅之理大要只當去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閫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洞秦小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巡檢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濶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蓋以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

任兵者不可不知

間而前後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土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爲上上策也伏乞鈞照

附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司去由前遠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

火是

朝廷亦然不獨大閫

師皆難坐籌隃制向已申諭帥參及王環衛在行者遇機應變先申使司一聽行下若一一從本司施行則不貴巧遲矣王事一家政不必以形迹拘也嗣有當從商確者即垂示如前所批則高明自了了矣萬里冗不及親染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坪或曰在南團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今得王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

何不詭弱佯走誘其出而禽之乎

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爲地主而全無地人問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前嘗采之南士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嘗畫一塵徹鈞聽矣今果出避他所則目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爲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殆有所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南界上一面遣人關會唐督捕探問秦孟四所閃着實若秦賊有的所唐倅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內則糧運在路亦不無憂虞偶或爲賊所梗立見狼狽是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僉舍載之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事可畏遇人則殺遇屋則燒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今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肆行劫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

丁爲助。今使閫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綽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扶靈源打寨之舉。頓覺泛泛。當來本路止於問罪秦賊。朝廷旨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源。枉費辛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役也。王總統申來是一說。桂路分申來是一說。見之宇文帥參點對二將。覺已微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彈壓。而廣西累有云云。今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別作稟議名色。喚桂路分赴司。而其本兵則令戍將高成統之。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本流必費處置。不若解於其微。一則以其不能鈐轄義丁。即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微權也。伏乞鈞照。

一道州供億。委有可憂。緣自七月以來。郡中已極其剗刷。至近日。覺運幹之術漸窮。雖曰於有管錢米內通融支遣。然苗糴亦自無多。此豈可動不得已。盡指準爲券米。亦無可繼之策。若券錢一項。一日須三百千。則十日三千緡。其何所措畫而可。徐守不幸末路。當自重擔。秋冬間無日不病。此月十二日。忽至大故。雖有數行焉。而其困於憂勞。亦云至

矣。甚可痛念。今幸而王守已來。數數過從。欲脫而去之。前月得其肯往約二十四日可交事。忽得徐守訃。山前生券間斷。中間新守未到已前。有數日無官主張。於是亟差教授護印。而以十日軍券責都副吏以私財應副。違從軍制。此從權甚不得已之行移也。今既抽回義丁約千人。既可爲道州解小半支吾。然尚有千四五百兵留境上。軍券不可謂少。頃刻不容稽違。方來者亦不知所措。使間雖申朝廷。從運司應辦。然旨揮遲速未可必。今合有救急之策。不全仰於道州。若因循處之。則道州必有一日之絕誤事。此時噬臍何濟於難。此最關係幸先生深入思慮。亟謀所以救此。其不勝拳拳。

一全州鹽田峒。爲秦小九所據。其峒地形險絕。未易以兵力取。昨王總統申來云。俟回軍掃清。言之甚易。其姝未以爲然。今得宇文帥參公文。果亦訝其輕發。山前得宇文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峒中百姓。皆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峒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峒民元不隨從之爲寇。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其近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畫爲三說。或誘或逐或擒。於中忽濟焉。則禍本拔矣。

柯倅赴全州迂道來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色而集事又羅飛之於晏九五也伏乞鈞照

附大使司回

十一月二十日答十八日所批畫於後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愬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司體探爲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諉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爲之嚮導問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公移今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竟上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爲功其肯先聞於我乎回軍境上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元與桂路分所部軍參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黨杜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密切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既入彼界連日攻打頗獲賊徒又無軍前申說廣將陳明見賊不捕遂爲此說不欲本司

老將深謀
熟情熟法

兵在彼特借義丁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欲養寇於我則欲害成或出於此今義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

一道州錢糧切切在念且如軍券增支一項本司已行下總督司於隨軍錢內移支但所憂者朝廷科降之命猝未得分曉又撥一項錢赴軍前恐本州或有不繼今總督司與之暫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刻刷別項窠名少應本州乏絕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降遣已見之公移矣茲承開諭敢詳以聞

一鹽田峒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易同官唐書記說鹽田雖號曰峒而實非峒其間多是富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擒秦小九一人政不須如此鄭重今台諭土豪三說已得要領矣

一永明之寇自廣闖易招安之說爲會兵之舉其名甚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去賊近兵又先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廣兵遇賊不捕本司軍連日攻打終未得其要領使司檄回境上又抽回桂路分放散義丁而柯倖自徑回春陵豈逆料此賊爲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

之漸耶重兵屯駐不容越境而問可否之幾須要早決若果不可以月日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戍之後賊復猖獗則本司有諸處戍寨之例斟酌留兵亦可行也使司去山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悉幸細籌之萬里不克親染乞恕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數日前諸處報來事體襞積一則道州以糧道爲苦山前謂昭賀路梗宜寄糧於扶靈源口殊覺未便一則我軍連日或打扶靈源或打申家峒於秦賊不相干而陣亡石損者多恐攻擊不已或落賊效非細故也一則義丁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刑廣西報得既可畏而宇文督軍中來亦去然恐未流猖獗難制一則道州以供億爲病覺已窘束不可當如人數可減亦是爲道州畧省人數之一端一則王總統與路分所申扶靈源事言語參差見之宇文丈點對覺已有釁昨與帥參議以高成易之宜及此時舉行元說所以本司一番區處事宜欲諸軍駐界上欲義丁且抽回欲桂路分來稟議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山前報來繼得曆中鈞批則未以所行爲照某退伏自念殊坐專輒方議所以

稟承鈞命。今得宇文帥參申到。則已提兵越昭賀。入靜江之南團。與督捕聲迹相聞矣。據備述陳忠所報。云南團十八村。村老陳狀。乞免洗蕩。自認捉出秦孟四。則是秦孟四已見端的所在。村老既認捉出。此即鈞諭所謂地脚者。却有可望捕獲之期。自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說。與廣軍同在南團。四路匝住。不容透漏。以待村老捉其渠魁。是機鋒相湊。漸有着落。此又一時也。即已飛報山前。既是唐督捕有明報。秦賊有實跡。一面乘機進取矣。

一義丁昨者抽回。爲在昭賀境生事。且前無秦賊可攻。故隨時施宜如此。今既同大軍深入靜江。見匝住南團賊路。則此時亦無緣可以抽回矣。已飛報山前。盡從便宜調用。如仍前生事作過。則照元行放散。仍十分丁寧頭目。極意鈐束。以自贖矣。

一昨以秦賊無蹤跡。檄桂路分赴司稟議。面授方畧。今高成暫總本軍。不曾明其有過。今覺鈞意亦不欲抽回。亦已報桂路分。既是山前已見秦賊蹤跡。不妨乘機集事。如未離軍。不須稟議復往。

一以前言之。秦孟四杳無風路。我軍深入。眞有未便。以今日言之。村老既認捉出秦孟四。我軍又已得

廣回報向前會合獲賊有期班師有漸累月爲此憂窘今纔得伸眉耳

一杜通判聞徐守之訃篤同官之誼歸理其後事申來云一見新太守即復往山前此時想已離春陵矣

一準牒報已借道州二萬芝楮二千石米中流一壺爲濟不小昨見道州申來謂山前一日支錢二百貫米百石以此數準之使閫所借之錢可支七八日所借之米可支二十日今覺歲前此事須可結束姑以歲前約之尚有三十餘日道州儘有米特錢未有從出使閫所申朝廷從運司應辦若早晚便得回降道州尚庶幾焉

一鹽田峒之事昨已面與柯權郡議以土豪誘之或誘或逐或擒只消得如此措置却未見柯權郡申來容更密叩之

一伏準使閫行下議置寨留屯此乃是湖南防制廣寇之第一策聞全道州邊廣去處無歲不避寇大抵兵來則去兵去則來極以爲苦若建寨更戍有數百人常在界上則廣寇無敢復犯湖南此一勞永定之規模非但禦今日秦寇而已是議也王判

官垂當與董倉漕言之倉漕已見報會王判官到司已與面議見歸道州與王守條畫申來今不待道州有請而使閫計慮已及之此事甚計緊切不論秦寇已獲未獲此一舉乃是爲湖南永久保障之計公文申折甚詳更在鈞意裁處

附大使司回

二十九日答二十六日所批畫一於後

一承報軍前所申事與前日規模又異大率兵難隃度只得隨機應變使十八村村老果能任責束縛渠賊以來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度此兩日必有捷報尚快聞之亦須密諭山前所認捉出秦賊者是眞秦寇乃可

一留屯之議本司固有舊比今詳公移尤爲縝密不妨行下道州及宇文總督一面商議庶獲賊之後便可摘留兵將伺其回報又從面審計之

一科撥一事已嘗三申公朝至今未準回降見議申催更得使司備道州所申與之申請亦一助也

一餘說不殊前稟高明區畫已得其當矣萬里別已專布

後先生授將校以討擒秦孟四寇遂平道體堂書

文判

宣州勸農文

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允不免。且旦夕去矣。猶以職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一次。因記李參政莊簡公名光。曾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爲祝率勵子弟。爲士爲農。仰事俯育。爲忠爲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時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參政去郡已久。尚拳拳於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老。方此相處。遽然去之。其拳拳又可知。因取李參政之意。衍爲勸農五詩。又別爲五詩。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諭之爾父老其以轉語鄉曲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爲惡。即能從吾勸而爲善矣。他日太守在他所。遇宣人來。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曾從吾勸戒否。爾等尚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魄惟有鋤頭不悞人飽食暖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後人看滴滴相承簷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暖不知

書十萬莊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修善糶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做陰功管取兒孫多貴顯

第五勸爾了王租莫教人喚作頑都年年早納早收鈔那有公人來叫呼

第一戒爾莫妄狀須知官府難欺誑從來反坐有專條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經漕明朝倉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三戒爾莫拒追擔力使棒欲何爲有事到官猶可說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尤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逃人禍有天刑害人不得番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斫徒配此中來能得幾錢受此苦

湖南憲司咸淳九年隆冬疏決批牌判

本司照朝省指揮見以隆冬委官諸州縣疏決凡情輕當放釋者從所委官逐名點對取判施行其有情理重惡累經疏決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經槌折膂力正自精强者與其幽囚於牢柵之中駸尋而死不若驅於極

邊被堅執銳庶幾死中求生此一種人請所委官令項分別作一狀指實申來以憑喚上赴司審視發往荆蜀淮海古之强兵猛將得之於盜賊髡囚者正自不少此亦推明國家忠厚之一事也取各官遵禀申

斷配典吏侯必隆判

近世以來天下以吏奸爲病士大夫臨事惴惴然惟恐吏之欺巳馭之以束縛事無大小一切以法繩之當職以爲不必立的無罪不必尋有罪不必恕爲得之矣本司諸吏頗似謹畏從前固有違慢者當職諒其不及每每止於薄懲爾輩非但不敢欺直不忍欺可也侯必隆何爲者輒敢於呈押之時脫套花字於行移之後揞掇公文顯然面諛行其胸臆此非先有無忌憚之心而後動於惡乎送之有司自稱爲無他情弊縱不思情莫惡於脫套弊莫大於揞掇豈必計囑取受而後謂之情弊哉況來此吏於諸吏中頗機警而膽最大以小人之小有才不施之於奉公而施之於罔上若以姑息行之留此人在案中將來必爲司存無窮之蠹矧所犯關係臺綱雖欲恕之不可得也侯必隆決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軍本當更槌碎右指以爲箝紙尾作弊者之戒姑以贓狀未明特免斷訖長枷臺前五日押發仍牓

委僉幕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使職一日斷一辟事。今日看楊小三身死一款。看頗不入。不能無疑。一則當來無大緊要。驟有謀殺。似不近人情。二則殺人無證。只據三人自說取安知不是揑合三則捉發之初。乃因楊小三揣摩而訴三名。何爲三名恰皆是凶身。似不入官信。今文字已圓。只爭一行字。則死者配者。一成而不可變矣。今仰僉廳。一看此款。盡夜入獄。喚三名一問。若問得果無翻異。明日便斷。如因口有不然。只得又就此上平反。文字是密封來。忽然而往。人所不覺。則因口得矣。

居官者肯以一行字其難其慎否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律諸謀殺人。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又律故殺人者斬。又律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爲罪。元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至死者隨所因爲重罪。今楊小三之死也。施念一捽其胸塞其口。顏小三斧其脇。羅小六擊其吭。其慘甚矣。再三差官審究。則三人者於楊小三元無深怨。特其積怨之深。欲伺其間而共捶打之。則謂之同謀共毆至死。宜不在謀殺之例。顏小三者施斧於脇肋之間。爲致命。是下手重者也。然其不用斧之鋒而止以斧腦行打。是殆非甚有殺心者。羅小六雖不

是求生法

加之以縊。惕小三亦必以肋斷致死然始也謀毆之。終也遂縊之。是其心處以必死。非獨下手重而已。是故以下手論之。顏小三之先傷要害。當得重罪。以誅心論之。羅小六獨坐故殺不止加功。准法皆當處死。以該咸淳八年明湮霈恩。特引貸命。顏小三羅小六各決脊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施念一於同謀爲元謀。於下手爲從。合減一等。決脊杖七十。刺配千里州軍。牒州照斷訖申。

門示茶陵周上舍爲訴劉權縣事判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此君子處已法度也。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君子居鄉法度也。今茶陵劉權縣申周監稅父子爲强豪把持。且謂不法不可枚舉。必非無故而爲之辭者。使周監稅父子果善人也。則曰我無是事。何恤人言。閉門遠嫌。人誰得以讕我。如此則處已居鄉皆得之矣。今因權縣所申。周上舍不勝其忿訐其短以相攻擊。一則曰劉某二則曰劉某自反之君子肯然乎。不非其大夫當如是乎。抑大學曰。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併備詞帖。劉權縣果如所訴。則宜

盡與改更。布過失於境內。洗手以勤公砥行。以爲如此而盜賊不畏威。豪强不屏迹。吾不信也。仍門示周上舍。宜知自愛。

文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二終

張仁壽東萊氏

逸卷十二